



Коставителъ на вса рѣчи въ на-
роду Императора Юкѣ дефера.

聖諭廣訓序

書曰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於路記曰司徒修六

望備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此皆以敦本崇實之

望備道為牖民覺世之模法莫良焉意莫厚焉哉

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德洋恩普仁育萬物義正萬民

望歷十年來宵衣旰食祇期薄海內外興仁講讓革薄從

望歷忠共成親遜之風永享昇平之治故

特頒上諭十六條曉諭八旗及直省兵民人等自綱常名

望育教之際以至於畊桑作息之間本末精粗公私鉅細

眷意凡民情之所習



睿慮之所周視爾編氓誠如赤子

聖有謨訓明激定保萬世守之莫能易也朕繼承大統臨

御兆人以新勳備八弊又直省共列八善自臨常

聖祖之心為心以之庶永享昇平之治也

聖祖之政為政夙夜黽勉率由舊章惟恐小民遵信奉行

久而或怠用申誥誠以示提撕謹將

上諭十六條尋繹其義相衍其大共得萬言名曰

聖諭廣訓旁激遠引往復周詳意取顯明語多直樸無非

奉曰

先志以啟後人使羣黎百姓家喻而戶曉也願爾兵民等

聖祖正德厚生之至意勿視為條教號令之虛文共勉為

謹身節用之庶人盡除夫浮薄囂凌之陋習則風俗

醇厚家室和平在朝廷德化樂觀其成爾後嗣子孫

並受其福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理豈或爽哉

並受其辭計善之者必自稱其數直其數者
細觀宗室時平五陣其前山樂備其九前對臨千餘
義軍備用之燕入盡創夫新報竟受之斷皆陳風到
聖卧五齋聖主之至意心野為前是龍今之孟文共感

欽定聖諭廣訓目錄

- 1 敦孝弟以重人倫
- 2 篤宗族以昭雍睦
- 3 和鄉黨以息爭訟
- 4 重農桑以足衣食
- 5 尚節儉以惜財用
- 6 隆學校以端士習
- 7 黜異端以崇正學
- 8 講法律以儆愚頑
- 9 明禮讓以厚風俗

10 務本業以定民志

11 訓子弟以禁非為

12 息誣告以全善良

13 誠匿逃以免株連

14 完錢糧以省催科

15 聯保甲以弭盜賊

解讐忿以重身命

真宗朝以節義類

真宗朝以重人倫

真宗朝以節義類

敦孝弟以重人倫

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法

祖尊

親孝思不匱

欽定孝經衍義一書衍釋經文義理詳貫無非孝治天下

之意故

聖諭十六條首以孝弟開其端朕丕承鴻業追維

往訓推廣立教之思先申孝弟之義用是與爾兵民人等

宣示之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人不知孝

父母獨不思父母愛子之心乎方其未離懷抱饑不能自哺寒不能自衣為父母者審音聲察形色笑則為之喜啼則為之憂行動則跬步不離疾痛則寢食俱廢以養以教至於成人復為授家室謀生理百計經營心力俱瘁父母之德實同昊天罔極人子欲報親恩於萬一自當內盡其心外竭其力謹身節用以勤服勞以隆孝養毋博奕飲酒毋好勇鬪狠毋好貨財私妻子縱使儀文未備而誠慤有餘推而廣之如曾子所謂居處不莊非孝事君不忠非孝蒞官不敬非孝朋友不信非孝戰陣無勇非孝皆孝子分內之事也至若父有冢子稱曰家督弟有伯兄尊曰家長凡日用出入事無大小眾子弟皆當咨稟焉飲食必讓語言必順步趨必徐行坐立必居下凡以明弟道也夫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况同氣之人乎故不孝與不弟相因事親與事長並重能為孝子然後能為悌弟能為孝子悌弟然後在田野為循良之民在行間為忠勇之士商兵民亦知為子當孝為弟當悌所患習焉不察致自離於人倫之外若能痛自愧悔出於心之至誠竭其力之當盡由一念孝弟積而至於念念皆然勿尚虛文勿略細行勿

沽名而市譽，勿勤始而怠終。孝弟之道，庶克敦矣。夫不孝不弟，國有常刑。然顯然之跡，刑所能防；隱然之地，法所難及。設罔知愧悔，自陷匪僻，朕心深為不忍。故丁寧告誡，庶爾兵民咸體朕意，感發興起，各盡子弟之職。於戲！聖人之德，本於人倫。堯舜之道，不外孝弟。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兵民其毋視為具文焉。

卷三十二

篤宗族以昭雍睦。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是帝堯首以睦族示教也。禮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明人道必以睦族為重也。夫家之有宗族，猶水之有分派，木之有分枝，雖遠近異勢，疎密異形，要其本源則一。故人之待其宗族也，必如身之有四肢百體，務使血脉相通而疴癢相關。周禮本此意以教民，著為六行曰：孝曰友而繼曰睦。誠古今不易之常道也。

聖祖仁皇帝既諭爾等以敦孝弟重人倫，即繼之曰：篤宗

族以昭雍睦。蓋宗族由人倫而推，雍睦未昭即孝弟有所未盡。朕為爾兵民詳訓之，大抵宗族所以不篤者，或富者多吝而無解推之德，或貧者多求而生缺望之思，或以貴凌賤而勢利汨其天親，或以賤驕人

而忿傲施於骨肉或貨財相競不念袒免之情或意見偶乖頓失宗親之義或偏聽妻孥之淺識或誤中讒慝之虛詞因而詬誶傾排無所不至非惟不知雍睦抑且忘為宗族矣爾兵民獨不思子姓之衆皆出祖宗一人之身奈何以一人之身分為子姓遠相視為途人而不顧哉昔張公藝九世同居江州陳氏七口共食凡屬一家一姓當念乃祖乃宗寧厚毋薄寧親勿疎長幼必以序相洽尊卑必以分相聯喜則相慶以結其綢繆戚則相憐以通其緩急立家廟以薦烝嘗設家塾以課子弟置義田以贍貧乏修族譜以聯疎遠即單姓寒門或有未逮亦各隨其力所能為以自篤其親屬誠使一姓之中秩然藹然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兄與兄言友弟與弟言恭雍睦昭而孝弟之行愈敦有司表為仁里君子稱為義門天下推為望族豈不美哉若以小故而隳宗支以微嫌而傷親愛以侮慢而違遜讓之風以偷薄而虧敦睦之誼古道之不存即為國典所不恕爾兵民其交相勸勵共體祖宗慈愛之心常切水木本源之念將見親睦之俗成於一鄉一邑雍和之氣達於薄海內外諸福咸臻太平有象胥在是矣可不勗歟

和鄉黨以息爭訟

古者五族為黨五州為鄉睦婣任恤之教由來尚矣顧鄉黨中生齒日繁比閭相接睚眦小失狎昵微嫌一或不誠凌競以起遂至屈辱公庭委身法吏負者自覺無顏勝者人皆側目以里巷之近而舉動相猜報復相尋何以為安生業長子孫之計哉

聖祖仁皇帝憫人心之好競思化理之貴淳特布訓於鄉黨曰和所以息爭訟於未萌也朕欲咸和萬民用是申告爾等以敦和之道焉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言不和之漸起於細微也易訟之象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言息訟貴絕其端也是故人有親疏概接之以溫厚事無大小皆處之以謙冲毋恃富以侮貧毋挾貴以凌賤毋飾智以欺愚毋倚強以凌弱談言可以解紛施德不必望報人有不及當以情恕非意相干當以理遣此既有包容之度彼必生媿悔之心一朝能忍鄉里稱為善良小忿不爭閭黨推其長厚鄉黨之和其益大矣古云非宅是卜惟鄰是卜緩急可恃者莫如鄉黨務使一鄉之中父老子弟聯為一體安樂憂患視同一家農商相資工賈相讓則民與民和訓練相習汎守相助則兵與兵和兵出力以衛民民

務養其力民出財以贍兵兵務恤其財則兵與民交相和由是而簞食豆羹爭端不起鼠牙雀角速訟無因豈至結怨耗財廢時失業甚且破產流離以身殉法而不悟哉若夫巨室耆年鄉黨之望膠庠髦士鄉黨之英宜以和輯之風為一方表率而奸頑好事之徒或詭計挑唆或橫行嚇詐或貌為洽比以煽誘或假託公言而把持有一於此里閭靡寧鄉論不容國法具在爾兵民所當謹凜者也夫天下者鄉黨之積也爾等誠遵

聖祖之懿訓尚親睦之淳風孝弟因此而益敦宗族因此而益篤里仁為美比戶可封訟息人安延及世世協和遍於萬邦太和烝於宇宙朕與爾兵民永是賴焉

六百五字

重農桑以足衣食

朕聞養民之本在於衣食農桑者衣食所由出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古者天子親耕后親桑躬為至尊不憚勤勞為天下倡凡為兆姓圖其本也夫衣食之道生於地長於時而聚於力本務所在稍不自力坐受其困故勤則男有餘粟女有餘帛不勤則仰不足事父母俯不足畜妻子其理然

也。彼南北地土雖有高下燥濕之殊，然高燥者宜黍稷，下濕者宜秔稻，食之所出不同，其為農事一也。樹桑養蠶，除江浙四川湖北外，餘省多不相宜。然植麻種棉，或績或紡，衣之所出不同，其事與樹桑一也。願吾民盡力農桑，勿好逸惡勞，勿始勤終惰，勿因天時偶歎而輕棄田園，勿慕奇贏倍利而輒改故業。苟能重本務，雖一歲所入，公私輸用而外，羨餘無幾，而日積月累，以至身家饒裕，子孫世守，則利賴無窮。不然而捨本逐末，豈能若是之縣遠乎？至爾兵隸在戎伍，不事農桑，試思月有分給之餉，倉有支放之米，皆百姓輸納以散給爾等，各贍身家一絲一粒，莫不出自農桑。爾等既享其利，當彼此相安，多方扞衛，使農桑俱得盡力。爾輩衣食永遠不匱，則亦重有賴焉。若地方文武官僚，俱有勸課之責，勿奪民時，勿妨民事，浮惰者懲之，勤苦者勞之，務使野無曠土，邑無游民，農無捨其耒耜，婦無休其蠶織，即至山澤園圃之利，雞豚狗彘之畜，亦皆養之有道，取之有時，以佐農桑之不逮。庶幾克勤本業，而衣食之源溥矣。所慮年穀豐登，或忽於儲蓄，布帛充贍，或侈於費用，不儉之弊，與不勤等甚。且貴金玉而忽菽粟，工文繡而廢蠶桑，相

率為紛華靡麗之習。尤爾兵民所當深戒者也。自古
盛王之世，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享庶富之
盛，而致教化之興，其道胥由乎此。我

聖祖仁皇帝念切民依，嘗刊耕織圖，頒行中外，所以敦本
阜民者，甚至朕仰惟

聖諭念民事之至重，廣為詮解，勸爾等力於本務，余一人
衣租食稅，願與天下共飽煖也。

睿字八字

尚節儉以惜財用

生人不能一日而無用，即不可一日而無財。然必留
有餘之財，而後可供不時之用。故節儉尚焉。夫財猶
水也。節儉猶水之蓄也。水之流不蓄，則一洩無餘，而
水立涸矣。財之流不節，則用之無度，而財立匱矣。我

聖祖仁皇帝躬行節儉，為天下先。休養生息，海內殷富，猶
兢兢以惜財用示訓。蓋自古民風皆貴乎勤儉，然勤
而不儉，則十夫之力不足供一夫之用。積歲所藏不
足供一日之需，其害為更甚也。夫兵丁錢糧有一定
之數，乃不知樽節，衣好鮮麗，食求甘美，一月費數月
之糧，甚至稱貸以遂其欲，子母相權，日復一日，債深
累重，饑寒不免。農民當豐收之年，倉箱充實，本可積
蓄，乃酬酢往來，率多浮費，遂至空虛。夫豐年尚至空

虛荒歉必至窮困亦其勢然也似此之人國家未嘗減其一日之糧天地未嘗不與以自然之利究至啼饑號寒困苦無告者皆不節儉所致更或祖宗勤苦儉約日積月累以致充裕子孫承其遺業不知物力艱難任意奢侈誇耀里黨稍不如人即以為恥曾不轉盼遺產立盡無以自存求如貧者之子孫并不可得於是寡廉鮮恥靡所不至弱者餓殍溝壑強者作慝犯刑不儉之害一至於此易曰不節若則嗟若蓋言始不節儉必至嗟悔也爾兵民當崇遵

聖訓繹思不忘為兵者知月糧有定與其至不足而冀格外之賞孰若留有餘以待可繼之糧為民者知豐歉無常與其但顧朝夕致貧窶之可憂孰若留貯將來為水旱之有備大抵儉為美德寧以固陋貽譏禮貴得中勿以驕盈致敗衣服不可過華飲食不可無節冠婚喪祭各安本分房屋器具務取素樸即歲時伏臘斗酒娛賓從俗從宜歸於約省為天地惜物力為朝廷惜恩膏為祖宗惜往日之勤勞為子孫惜後來之福澤自此富者不至於貧貧者可至於富安居樂業含哺鼓腹以副朕阜俗誠民之至意孝經有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爾兵民其身體而

力行之六百四十三字

隆學校以端士習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固無人不任所教之中專其督率之地董以師儒之官所以成人材而厚風俗合秀頑強懦使之歸於一致也我

聖祖仁皇帝壽考作人特隆學校凡所以養士之恩教士之法無不備至蓋以士為四民之首人之所以待士者重則士之所以自待者益不可輕士習端而後鄉黨視為儀型風俗由之表率務令以孝弟為本材能為末器識為先文藝為後所讀者皆正書所交者皆正士確然於禮義之可守惕然於廉恥之當存唯恐立身一敗致玷宮牆惟恐名譽雖成負慙衾影如是斯可以為士否或躁競功利干犯名教習乎異端曲學而不知大道驚乎放言高論而不事躬行問其名則是考其實則非矣昔胡瑗為教授學者濟濟有成文翁治蜀中子弟由是大化故廣文一官朕特飭吏部悉以孝廉明經補用凡以為興賢育才化民成俗計也然學校之隆固在司教者有整齊嚴肅之規尤在為士者有愛惜身名之意士品果端而後發為文章非空虛之論見之施為非浮薄之行在野不媿名

儒者在國即為良臣所係顧不重哉至於爾兵民恐
不知學校之為重且以為與爾等無與不思身雖不
列於庠序性豈自外於倫常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
之以孝弟之義又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則學
校不獨所以教士兼所以教民若黌宮之中文武並
列雖經義韜畧所習者不同而入孝出弟人人所當
共由也士農不異業力田者悉能敦本務實則農亦
士也兵民無異學即戎者皆知敬長愛親則兵亦士
也然則庠序者非爾兵民所當隆重者乎端人正士
者非爾兵民所當則儆者乎孰不有君臣父子之倫
孰不有仁義禮智之性勿謂學校之設止以為士各
宜以善相勸以過相規向風慕義勉為良善則氓之
蚩蚩亦可以禮義為耕耘耄耄武夫亦可以詩書為
甲冑一道同風之盛將復見於今日矣

六百三十四字

黜異端以崇正學

朕惟欲厚風俗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先端學術夫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惟此倫常日用之道為智愚之所
共由索隱行怪聖賢不取易言崇以養正聖功以之
書言無偏無頗無反無側王道以之聖功王道悉本
正學至於非聖之書不經之典驚世駭俗紛紛藉藉

起而為民物之蠹者皆為異端所宜屏絕凡爾兵民
愿謹淳朴者固多間或迷於他岐以無知而罹罪戾
朕甚憫之自古三教流傳儒宗而外厥有仙釋朱子
曰釋氏之教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個心老
氏之教只是要存得一個神氣此朱子持平之言可
知釋道之本指矣自游食無藉之輩陰竊其名以壞
其術大率假災祥禍福之事以售其誕幻無稽之談
始則誘取貲財以圖肥己漸至男女混淆聚處為燒
香之會農工廢業相逢多語怪之人又其甚者奸回
邪慝竄伏其中樹黨結盟夜聚曉散十名犯義惑世
誣民及一旦發覺徵捕株連身陷囹圄累及妻子教
主已為罪魁福緣且為禍本如白蓮聞香等教皆前
車之鑒也又如西洋教宗天主亦屬不經因其人通
曉歷數故國家用之爾等不可不知也夫左道惑眾
律所不宥師巫邪術邦有常刑朝廷立法之意無非
禁民為非導民為善黜邪崇正去危就安爾兵民以
父母之身生太平無事之日衣食有賴俯仰無憂而
望蒼顧昧恒性而即匪彝犯王章而干國憲不亦愚之甚
望山哉我

聖祖仁皇帝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藝極陳常煌煌大訓所

聖心祇遵

聖教擯斥異端直如盜賊水火且水火盜賊害止及身異端之害害及人心心之本體有正無邪苟有主持自然不惑將見品行端方諸邪不能勝正家庭和順遇難可以成祥事親孝事君忠盡人事者即足以集天休不求非分不作非為敦本業者即可以迓神慶爾服爾耕爾講爾武安布帛菽粟之常遵蕩平正直之化則異端不待驅而自息矣

六十字

講法律以做愚頑

法律者帝王不得已而用之也法有深意律本人情明其意達其情則囹圄可空訟獄可息故懲創於已然不若警惕於未然之為得也周禮州長黨正族師皆於月吉屬其民而讀法大司寇懸象刑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知所向方今國家酌定律例委曲詳明昭示兵民俾各凜成憲遠於罪戾意甚厚也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洽於兆民而於刑罰尤惓惓致意朕臨御以來體好生之德施欽恤之恩屢頒赦款詳審爰書庶幾大化翔洽刑期無刑又念爾為民者生長草野習於顛蒙為兵者身隸戎行易逞强悍每至

誤觸王章重干憲典因之特申訓誡警醒愚頑爾等
幸際昇平休養生息均宜循分守禮以優游於化日
舒長之世平居將頒行法律條分縷析講明意義見
法知懼觀律懷刑如知不孝不弟之律自不敢為蔑
倫亂紀之行知鬪毆攘奪之律自不敢逞囂凌強暴
之氣知奸淫盜竊之律自有以遏其邪僻之心知越
訴誣告之律自有以革其健訟之習蓋法律千條萬
緒不過準情度理天理人情心所同具心存於情理
之中身必不陷於法律之內且爾兵民性縱愚頑或
不能通曉理義未必不愛惜身家試思一蹈法網百
苦備嘗與其宛轉呼號思避罪於箠楚之下何如洗
心滌慮早悔過於清夜之間與其傾貲蕩產求減毫
末而國法究不能逃何如改惡遷善不犯科條而身
家可以長保倘不自警省偶罹於法上辱父母下累
妻孥鄉黨不我容宗族不我齒即或邀恩倖免而身
敗行虧已不足比於人數追悔前非豈不晚哉朕聞
居家之道為善最樂保身之策安分為先勿以惡小
可為有一惡即有一法以相治勿以罪輕可玩有一
罪即有一律以相懲惟時時以三尺自凜人人以五
刑相規懼法自不犯法畏刑自可免刑匪僻潛消爭

競不作愚者盡化為智頑者悉變為良民樂田疇兵
安營伍用臻刑措之治不難矣

六音三十字

明禮讓以厚風俗

漢儒有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
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恒隨
厥情欲故謂之俗其間淳漓厚薄難以強同奢儉質
文不能一致是以聖人制為禮以齊之孔子曰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蓋禮為天地之經萬物之序其體至
大其用至廣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尊卑貴賤非禮不
定冠婚喪祭非禮不備郊廟燕饗非禮不行是知禮
也者風俗之原也然禮之用貴於和而禮之實存乎
讓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又曰先之以敬讓而
民不爭使徒習乎繁文縟節而無實意以將之則所
謂禮者適足以長其浮偽滋其文飾矣夫禮之節文
爾兵民或未盡習禮之實意爾兵民皆所自具即如
事父母則當孝養事長上則當恭順夫婦之有倡隨
兄弟之有友愛朋友之有信義親族之有款洽此即
爾心自有之禮讓不待外求而得者也誠能和以處
衆卑以自牧在家庭而父子兄弟底於肅雍在鄉黨
而長幼老弱歸於親睦毋犯囂凌之戒毋蹈縱恣之

愆毋肆一念之貪遂成攘奪毋逞一時之忿致啓紛
爭毋因貧富異形有蔑視之意毋見強弱異勢起迫
脅之心各戒澆漓共歸長厚則循於禮者無悖行敦
於讓者無競心藹然有恩秩然有義黨庠術序相率
為俊良農工商賈不失為醇樸即韜鈴介冑之士亦
被服乎禮樂詩書以潛消其剽悍桀驁豈非太和之
氣大順之徵乎書曰謙受益滿招損古語又曰終身
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可知禮讓之有
得而無失也如此朕願爾兵民等聆

聖祖之訓而返求之於一身爾能和其心以待人則不和

者自化爾能平其情以接物則不平者亦孚一人倡
之衆人從之一家行之一里效之由近以及於遠由
勉以至於安漸仁摩義俗厚風淳庶不負諄諄誥誡
之意哉五百九十九字

務本業以定民志

朕惟上天生民必各付一業使為立身之本故人之
生雖智愚不同強弱異等莫不擇一業以自處居此
業者皆有本分當為之事藉以有利於身藉以有用
於世幼而習焉長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此孟子
之所謂恒產即

聖祖仁皇帝之所謂本業也。維茲本業實為先務。凡為士農為工商以及軍伍業雖不同而務所當務則同也。夫身之所習為業心之所向為志。所習既專則所向自定。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蓋業與志本相須而成也。但恐日久而生厭舍舊而圖新或為浮言所動或因際遇未通一念游移半途而廢作非分之營求生意外之妄想究之朝夕營營不恒其德資生寡策歷久無成而志遂以荒而業遂以廢矣。夫業每荒於嬉而必精於勤志貴奮於始而尤勵於終。朕樂觀爾之成不忍見爾之廢也。為士者謹身修行矻矻窮年服習詩書敦崇禮讓退為有本之學進為有用之才為農者春耕秋斂不失其時樽節愛養不愆於度先事以備水旱如期而輸稅糧使地無餘利人無餘力工則審四時飭六材日省而月試居肆而事成商則通有無權貴賤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務體公平勿蹈欺詐若夫身列行陣行陣即其業也弓馬騎射操練之必精步伐止齊演習之必熟屯田則事墾闢守汛則嚴刁斗備邊則險要之宜知防海則風濤之宜悉庶幾無負本業矣。夫天下無易成之業而亦無不可成之業各守乃業則業無不成各安其志則志無虧。

驚毋相侵擾毋敢怠荒寧習於勤劬勿貪夫逸樂寧
安於樸守勿事乎紛華熙熙然士食舊德農服先疇
工利器用商通貨財兵資捍衛各盡乃職各世其業
上以繼祖宗之傳下以綿子孫之緒富庶豐亨游於
光天化日之下以仰答

聖祖誥誠之殷懷以克副朕休養之至意顧不共享其福

歟六百字

訓子弟以禁非為

從來教萬民訓子弟黨正族師月吉讀法歲時校比
師田行役則合卒伍而簡兵器朝夕告誡人知自愛
不敢偶蹈於非休哉何風之隆歟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弘保赤之仁廣教家之治深
恩厚澤休養生息以至於今朕繼承大統仰體

聖祖子惠元元之心無日不以爾百姓為念尤無日不以
爾百姓之子弟為念也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
冠血氣未定知識漸開訓導懲戒之方莫切於此大
凡子弟之率不謹皆由父兄之教不先所恃為父兄
者啟其德性遏其邪心廣其器識謹其嗜好至於愛
親敬長之念人所固有爾父兄誠能明示其訓俾知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以端其本則大倫明而干紀犯分之咎自鮮矣夫士農工商各有傳業軍士之家世習技勇其人之淑慝邪正必自為子弟之日始語云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民間非為之事漸漬成風或游手好閒博奕飲酒或結納匪類放辟邪侈往往陷溺而不悟甚者罹法網犯刑章爾為父兄者獨能晏然而已乎與其追悔於事後孰若嚴訓於平時蓋行莫重於孝弟力田心必存於禮義廉恥可模可範以身教之耳提面命以言教之使子弟見聞日熟循蹈規矩之中久之心地淳良行止端重可以寡過而保家即可以進德而成材也且庭訓素嫻子弟克肖則國家賓興令典自致顯揚既光大爾門閭又垂裕爾後昆父兄俱與有榮焉即使愚魯不敏而服教安化刑辱不及於厥躬鄉黨咸稱為良愿一家之休祥孰大於是况今日之子弟又為將來之父兄積善相承誨迪不倦將見戶興禮讓人敦孝義自通都大邑以至窮鄉僻壤太平之象與國俱長庶不虛朕殷殷期勗之至意矣夫好善則閭閻子弟可致尊榮苟不善則公卿子弟流為卑賤義方之教切磋之功可不豫嚴於蒙禔之年乎爾兵民其敬聽之毋忽

息誣告以全善良

國家之立法所以懲不善而儆無良豈反為奸民開
訐告之路而令善良受傾陷之害哉夫人必有切膚
之冤非可以理遣情恕者於是鳴於官以求申理此
告之所由來也乃有奸宄不法之徒好事舞文陰謀
肆毒或捏虛以成實或借徑以生波或設計以報宿
嫌或移禍以卸已罪顛倒是非混淆曲直往往飾沉
寃負痛之詞逞射影捕風之術更有教唆詞訟者以
刀筆為生涯視獄訟為兒戲深文以冀其巧中構釁
而圖其重酬鄉里畏之名曰訟師因而朋比協謀黨
惡互證有司或一時受蔽致使善良之輩不能自白
桁楊在前箠楚在後鍛煉之下何求不得縱至事明
寃雪而拖累困苦小則廢時失業大則蕩產破家善
良之被誣可憫而兇頑之誣善良尤可痛恨也

聖祖仁皇帝矜恤下民重懲其弊

頒示訓諭有曰息誣告以全善良夫誣告有反坐之條令

甲煌煌乃敢作奸犯科而不畏者利慾薰心詭薄成
性方且恣其含沙之毒僥倖於法網之寬殊不知無
情之辭一經審察莫可逃避造釁以傾人究之布阱
以自陷亦何利之有嘗聞古人或認牛而不辨或奪



禾而不爭卒開媿悔之誠翻成禮讓之美若斯之風
誠可嘉尚爾兵民所當景效焉且尋繹

聖諭不曰禁而曰息謂與其治之以法不如感之使自化
也蓋官吏之見聞或踈踈則猶煩揣測鄉鄰之耳目
最近近則素所稔知為之抉其根株窮其黨類出於
無心者緩語以曉之成於有意者危言以誠之彼善
良之家素行足以質之里閭而無媿而誣告之人言
辭既非情實迫於公論則不敢誣揆諸本心亦不忍
誣凡前此之陰謀秘計一旦悚然改悔如冰消霧釋
兵不誣兵而兵之善良者全民不誣民而民之善良
者全兵民不相為誣而兵民舉全不至赴官終訟兩
造俱傷庶幾從風慕義胥天下而歸於無訟豈不休
哉尚其咸喻而凜遵焉

六百九十字

誠匿逃以免株連

朕撫臨億兆合四海為一家聯萬姓為一體中外旗
民本無異視第以國初定制八旗人員在內則拱衛
京師在外則駐防各省如有不奉使令潛往他鄉者
即為逃人例有嚴禁逃人所至之地兵民人等不行
覺察擅自容留者罪並及之按匿逃情弊大約不外
兩端凡在逃之人意氣言詞必多巧飾爾等或受其

欺罔不辨為逃人而率意容留者有之或利其財物明知為逃人而通同隱匿者有之夫主僕之間乃大義所在逃人背主蔑義窩逃者黨不義而藐王章逃者恃匿者以為之藪也法安得恕故順治五年之例窩逃者問擬大辟並籍其家隣佑十家等皆徙邊遠康熙十五年定例凡窩逃之正犯流徙尚陽堡兩隣十家長罪止杖徒此皆我

聖祖皇帝矜惜愚民罪疑惟輕故改從寬典也又屢年恩詔將逃人事件概行赦免國家施法外之仁寬督捕之罰無非欲爾兵民革薄從忠遷善改過使蓬門華戶出入優游共享太平無事之福爾兵民等其仰體聖祖誥誡之慈懷與朕諄諭之至意謹身率教循理奉公不交游手無藉之徒不為行險僥倖之事毋徇私情而干國憲毋貪微利而忘身家如此則井里晏然四隣安堵胥吏不擾雞犬無驚而國家刑期無刑之化亦可以觀厥成矣倘因法網既寬復蹈故轍營私受賄藏惡養奸則自取其辜何能曲宥况夫逃竄之人性既冥頑又無生理所行種種不端大而盜賊小而賭博一經發覺皆犯科條容留之家又安能脫然事外不罹罪譴耶周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晏子曰

君子居必擇隣所以避患也。可知奸猾浮蕩之流皆足為善良之累。朕願爾等父誡其子，兄誡其弟，隊長誠其行伍，鄉約誡其比閭，祇奉訓詞，各遠非義，則地方寧謐，俗厚風淳，又何患株連之偶及哉。五百九十字

完錢糧以省催科

自昔畫野分州，任土作貢，而賦稅以興。凡國之五禮，百度輸用，出入皆賴焉。此君所必需於民，下所宜供於上。古今通義，未之或改。且以制官祿，所以治我民；以給兵餉，所以衛我民；以備荒歉，所以養我民；取諸天下，還為天下用之。人主之倉廩府庫，豈厲民而以自養耶？我朝自定鼎以來，賦額悉準經制，且橫征私派，一切革除，未嘗絲毫多取於民。溯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泰養斯民六十餘年，時以閭閻豐裕為念，所蠲免錢糧，何止百千萬億，遐邇之需，被固已淪肌浹髓矣。夫緩征薄斂，加惠元元，君之德也；以下奉上，先公後私，民之職也。屬在兵民，宜喻此意，勿惰而嬉，荒其本業，勿奢而費耗，其貲財，勿逡巡觀望，冀邀賜復之殊恩，勿轉委輸將，致被豪猾之中飽。有限而納，毋待追呼，然後以其所餘養父兄，畢婚嫁，給朝夕，供伏臘，縣庭有卧治之官，村巷無夜呼之吏，俯

仰無累妻孥晏然其為安樂莫踰於此倘不知國課
之當重國法之難寬或有意抗違或任情遲緩有司
迫奏銷之限不得不嚴追比胥役受鞭撻之苦不得
不肆誅求剝啄叩門多方需索無名之費或反浮於
應納之數而究竟所未完者仍不能為爾寬貸不知
何樂而為此夫供胥役之侵漁曷若輸朝廷之正供
為抗糧之頑戶曷若為守法之良民人雖至愚亦必
知之況乎上好仁而下好義情屬一體爾試思廟堂
之上所日夜憂勞者在於民事水溢則為隄防旱魃
則為虔禱蝗蝻則為撲滅幸不成災則爾享其利不
幸成災則又為之蠲租為之賑濟如此而為民者尚
忍逋賦以誤國需問之於心亦何以自安譬人子於
父母分產授業以後必服勞奉養庶盡厥職乃父母
恩勤顧復不遺餘力而為子者自私其財缺甘旨而
違色養尚得謂之人子乎朕用是諄諄告誡但願爾
兵民上念軍國下念身家外有効忠之名內受安享
之實官不煩而吏不擾何樂如之爾兵民清夜自思
其感體朕意六百四十一字

聯保甲以弭盜賊

從來安民在於弭盜摘發守禦之法必當先事而為

之備故緝捕有賞疎縱有罰諱盜有禁違限有條而最善者莫如保甲十家為甲十甲為保甲有長保有正設立簿冊交察互警此即井田守望之遺制所以聖祖仁皇帝上諭曰聯保甲以弭盜賊誠欲使四海九州閭閻安堵澄本清源

聖慮實為周切矣第恐遵行既久遂至因循吏則徒稽戶藉民則僅置門牌而於聯比糾察之法未見實心奉行以至勾引窩藏之弊種種而生隣舍失事竟有如秦越之相視富家被劫反指為悖出之當然甚且假公濟私藉盤詰之虛名滋無厭之苛求汎防因而騷擾胥吏緣以生奸有保甲之名無保甲之實有保甲之累無保甲之益此盜賊之所以難弭也夫良法之有利於民在奉行之必求其實嗣後城市鄉村嚴行保甲每處各自分保每保各統一甲城以坊分鄉以圖別排隣比戶互相防閑一甲之中巨室大戶僅佃多至數百此內良否本戶自有責任若一廛一舍之散布村落者有業無業或良或否里正保正得以微窺於平素一出入得以隱察其行踪遇有不務恒業羣飲聚博鬪雞走狗夜集曉散以及履歷不明踪跡可疑者皆立為糾舉不許暫容甲內其荒原古廟

鬧肆叢祠尤易藏奸更宜加緊防察至汛地兵丁務必晝夜巡邏一體查詰毋借端生事毋挾仇陷害毋受賄賂而徇縱毋惜情面而姑容協力同心輪流分派則盜賊無容身之地軍民享安靜之樂矣查昔人禦盜之法村置一樓樓設一鼓一家有失擊鼓為號羣起而守其要害盜賊將安所逃所謂寓兵法於保甲中也若夫江海出沒之區有未可以保甲行者舟楫往來絡繹聯踪彼此互相稽查匪類亦難藏匿皆在實心奉行先事而為之備若視為具文怠忽從事至於被盜者失財連坐者受累不惟負朕息盜安民之至意亦甚非爾等保身保家之良策也

解讐忿以重身命

朕惟人道莫大於守身民之有身所以務體力田養父母而畜妻子兵之有身所以嫻習伎勇資扞衛以報朝廷身為有用之身則皆當自愛乃生人氣質之偏不能變化往往血氣用事至一發而不可遏激怒崇朝竟成莫解互相報復兩敗俱傷其起甚微而為害甚大不念爰書抵罪一定之律雖國家法網甚寬亦不能為殺人者施法外之仁

聖祖仁皇帝訓諭十六條而終之以重身命誠哀矜悱惻

望時之至意也。夫天地以好生為心，而惻惻之倫，不自顧惜。人君以愛養為政，而蚩蚩之衆，每至輕生，非覺起於夙昔之讐，即禍生於一朝之忿。強者恃膂力之剛，殺人亡命，弱者希抵償之罪，赴水投繯，忿以成讐。讐而益忿，原其致此之由，固非一端。而兵民所易犯者，尤多於縱酒蓋酒之為物，能亂人心志，使失其故常。或賓主酬酢，始以合歡，而俱入醉鄉，則一言不合，至操刃而相向，或睚眦之怨，本可冰釋，及酒酣耳熱，則一發難忍，若不共之深仇。每見刑曹命案，相傷於酒，後者十有五六，噫，置身縲紲，家破人亡，甚或累及妻孥，禍延鄉黨，而後捫心自悼，悔何及矣。自今以往，皆當敬聆。

聖諭時時提醒，思讐與身孰重，毋追既往之讐，而昧將來之患。思念與命孰輕，毋快目前之忿，而貽事後之悔。縱人或以非禮相加，似難含忍，然一念夫身命攸關，則從父兄訓誨，聽親友調和，無不可情。怒理遣至酒之為害，尤宜深戒。古之人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蓋唯恐載號載呶，亂邊豆而起爭端也。其可沉湎荒腆，致陷身於刑戮乎？語有之，忍之斯須，乃全爾軀，故解去讐忿，則全生保家之道，胥在於此。養其和平，消其亢

戾不待排難解紛而凌競之習自然息化何其風之醇也孔子曰忿思難孟子謂橫逆猶是此亦妄人也已矣聖賢之遺訓與

聖祖仁皇帝之明諭固千古同揆也凡爾兵民凜遵毋忽

則閭閻相保營伍相安下以承家上以報國優游盛

世共濟仁壽之域非解讐忿之明效歟六百四十四字

之患思忿與命

望備和和對鞠思讐與與

當若

等

с/х/л
л 6/11

Г. 520

Напечатано в типографии
И. И. Давыдов

Куп. 908

1954

№ 1678

Шкафъ IX